

春秋正義殘本

二

卷之五

十一

春秋正義卷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二年注戎狄至魯地 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

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

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

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

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爲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

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

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

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
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
十四年

莒人入向一正義曰世本莒已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
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已
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
於莒初都計復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
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
其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
能知其終始

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
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師則書之不滿則
不書輕其眾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眾也雖復五軍
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眾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
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眾辭是其義也經之大
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
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
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
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師師領
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
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

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師旅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眾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序列則將卑師眾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師師卿將不

言師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注無駭至八年 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令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

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秋卽與盟復修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注高平至有誤 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厯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月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

云日月必有誤也

注裂繻至放此 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婿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隣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

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尙不稱父兄况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注子帛至密卿 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無書魯大夫下卽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注桓未至三年 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令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

傳注許其至而足。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

三年注曰：行至七年。正義曰：古今之言曆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遇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

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厯家一日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日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盛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余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己己之下經無朔字長厯推此己己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厯紀全廢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

劉洪作乾象厯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益微密今爲厯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爲厯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令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厯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卽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旣朔也

天王崩 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者爲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令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爲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

注周平至不會 正義曰今據杜注无葬者皆顯言其

謚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修經當改正真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則過足章矣故卽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說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眞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君氏卒 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爲母氏舅氏言其與己異氏也

注武氏至釋也 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